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二十五回 重罹綺障名媛傷懷 初惹情魔狂童適意

這夜雲生子雖宿在家中，心卻記掛在玉嬌那裡，正所謂愁腸百結，度日如年。好容易盼望到次日天明，見少奶奶業已睡熟，自己急忙逃走出來，吩咐娘姨不可聲張，僱車坐到玉嬌門前。那時門還閉著，雲生叩了幾下，裡面大姐聽得，披衣出來開門，見了雲生，皺眉道：「少爺怎麼這時候才來？奶奶昨兒直等到你半夜之後，見你不回來，她氣得什麼似的，足足淌了一夜眼淚，此時大約還沒睡呢。」雲生聽了，心如油煎，慌忙三腳兩步，奔到房內，卻見玉嬌和衣倒在床上，雙目緊閉，似已睡著，面上淚痕斑駁，濕透的羅巾丟在一旁，可想而知昨夜眼淚，著實落得不少。雲生見了，一陣心疼，自己也險些兒垂淚，即忙將她推了一推，玉嬌不聲不響，卻把雲生嚇了一跳。仔細看時，見她淚痕未乾，而且眼眶中，又滋出兩顆新鮮珠淚，知她並未睡著，因即俯身伏在她旁邊，低聲道：「你莫動氣罷，我昨夜也不是有心不回來的，只因岔出了別的事情，抽身不開，所以在外邊耽擱了一夜。但我身子雖在別處，心卻沒一刻兒不係記著你。往日我至早要吃飯時候才起身，今兒天一亮，我就來了，這便是記掛你的鐵證。你也是明白人，怎不原諒我呢？」玉嬌只不開口。雲生又和背書般的，再背了一遍，玉嬌才將眼皮抬起，未曾開言，已流了一臉眼淚。雲生急出自己的手帕，替她抹拭，一面用溫言勸慰。玉嬌悲悲戚戚，哽咽吞聲的道：「你既不來，也該預先給我個信息，免得教人懸望了一夜。」雲生不等她說完，就自己認罪道：「我錯我錯。不過我昨夜敲過十二點鐘，還打算回來的，所以未曾給你信息，豈知後來直到三點多鐘，才將那話兒辦妥，故而非但不能回來，連信也不能給你了。這都是我的不是，以後決決不敢咧。」說時，連連把頭磕在玉嬌的額角上，說：「我給你磕頭了。」

玉嬌才破涕為笑。雲生勸她解衣安歇。好在二人昨夜都未得好睡，此時躺下去，連中夜二餐飯都不曾吃，足足過了二十八個鐘頭，睡至翌日十點鐘才起身，一同用了中膳。雲生向玉嬌說知，今夜要回愛文義路住宿，玉嬌答應了。雲生樂融融的回轉公館，不料少奶奶正在怒氣勃勃，要點將興師，大搜雲生下落的當兒，見他回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原來你也有回家之日！請問你昨夜是不是又和振武在一起，你好一個推頭，可知門角裡痾屎，終有天亮之日，難道一輩子瞞得過去嗎！」

雲生知道少奶奶往日起身三四點鐘慣的，此時一進來，見她已起身，情知事有不妙，聽她話裡有因，不覺心中一跳，暗想自己說的謊話，大約穿繃了。卻還面不改色，假意問道：「你講的話是何意思？教人很不明白。」少奶奶聽了，回頭對李姑太太、花如是二人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現在還要掉槍花呢！」姑太太、如是二人齊聲道：「八姑爺究竟宿在哪裡？也不必隱瞞了。賈少奶奶那邊，八小姐已親自去過，而且還當面問過方四少爺，他說只和你吃過三四台酒，已有半個多月沒見你的面了。夫妻一體，何須隱瞞，說出來又有何妨呢。」

雲生聽說，心知不能隱瞞，兼之自己這幾天，顧此失彼，疲於奔命，一想不如說破了，縱使一時少奶奶不免生氣，但木已成舟，也決不能再教我把玉嬌退了，自此便可堂而皇之，來來去去，免得再和做賊一般，提心吊膽。主意既定，便把自己和玉嬌怎樣私議，怎樣袁五將她逐出，自己因害了她，不能不將她收留，都緣一時之誤，此時後悔無及等情，一一招出，少奶奶聽了，氣得面色改變，渾身發抖說：「你幹得好把戲兒，我那一件對你不起？可記得那一年，你賭錢輸了十餘萬，都是我把首飾抵押了，替你還的虧空。我待你這般至誠，不料你還要出外幹壞事，思想起來，怎不教人氣煞。」說時流淚滿面，哭將起來。雲生再三陪罪，少奶奶痛哭不止。雲生急了，央求李姑太太等幫他勸勸，李姑太太一面說雲生不該這樣荒唐，一面把少奶奶勸到煙榻上，狠命的裝煙給她吸。少奶奶雖然住了哭，但她心中煩惱，一會兒又發動肝氣，呼痛不已。雲生急得似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團團轉的沒法。花如是見他們夫妻淘氣，覺得自己不比李姑太太和曹少奶奶姊妹之親，從小在一起的。加以自己近日，已不算姓康的人了，和他們更為疏遠一路。雖然是多年小姊妹，要好慣的，但此時他們正在宅亂家翻的當兒，我住著究有些兒不便，而且自己既與爾錦割斷，還須謀個自立之策，免不得再往生意場中走一遭，積幾個錢兒，為日後生活之地。因此這天傍晚，她親自到迎春坊去找尋媚月閣，告訴她自己和爾錦割絕這段歷史，提起意欲出山，再操舊業，媚月閣亦甚贊成，惟因一時不得相當房屋。十分低微之處，如是又不願去住，因此頗費躊躇。媚月閣的大姐阿金插口道：「清和一弄，有兩間很好的房間，糊裱未久。那邊的先生，名喚王寓，前年我也曾幫過，還是端午節調頭進去的。只因現在有個客人要娶她回去，此時還不曾除牌子，大約就在兩三天之間要動身了，還有兩房間傢伙，一房紅木的，一房外國的，都是新置，七小姐如若歡喜這個，也可一併租下來的。」

如是大喜，教阿金前去問問，大約幾時可以讓出房間，租金每月多少？阿金去不多時，笑著回來，說那邊這位客人性急得很，說定後天娶她，明兒便要除牌子了，七小姐舒齊舒齊就可進常房租也是包房間的，照算每月四十八塊，傢伙她已頂給一班做手，七小姐要買，也可奉讓，倘若要租，紅木的每月二十六塊，外國的每月十八塊，租錢預付。如是和媚月閣一商議，說：「還是租罷。本來是暫時之計，買了，將來或者用他不看，豈不白白糟蹋。」當下命阿金前去講定，才辭了媚月閣，回轉曹公館，向曹少奶奶、李姑太太二人說知。二人聽她重墜風塵，不免代為感慨，教她以後得空，不時前來走走。又叮囑她眼光放遠，莫再受愚。如是見她二人殷殷囑咐，一片至情，不勝感激。次日，又親自出去，尋她舊日幾個做手，到處張羅，忙忙碌碌，預備進場，我也無暇絮敘。再表阿金所說嫁人的那個王寓，大約看官們還有些記得，就是倪伯和的相好王熙鳳的化身。此時要嫁何人，做書的姑且把個胡葫蘆給列位猜猜。先說倪伯和那一天到樂行雲院中，找尋壽伯，去時眾人都已坐席，見了伯和，齊聲說道：「倪伯伯來了。」

儀美更跳起身來，拉住伯和袖子，嗅了一嗅，皺眉道：「怎麼有些汗酸臭？我還道打從貴相相處出來，一定帶著些香水氣來的呢。」伯和笑著，灑脫了儀美的手道：「尤先生又要取笑了，誰從那裡來，我才從棧中出來呢。」壽伯忙請他坐下，問他道：「老伯素不後時，為何今天來得這般遲？」伯和雖然吃了虧，卻告訴不得人，只說：「我今天飯後，在棧中打了一個中覺，從人不會喚醒我，我所以醒得遲了。」壽伯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又道：「王熙鳳明兒調頭了，你老人家有報效沒有？」伯和道：「她已對我說過，我想吃一個雙台，碰兩場和，少停我們一同去點菜便了。」儀美聽了笑道：「倪伯伯又要請客咧，有我的份嗎？」旁邊李美良道：「自然少你不得，倪伯伯是不是？」伯和笑道：「小弟也沒甚朋友，仍是在座諸公。明夜六點鐘，就在這裡清和坊第一弄，她本節改名王寓，務請諸位早到，繡繡場面。口請之後，恕不發請客票了。」

眾人都說准到。吃罷酒，伯和與壽伯同到熙鳳院中，恰值她大房間有客，二人便在後房，坐了一會。熙鳳進來，笑向他們道了聲得罪。伯和問她前房是什麼客人，熙鳳搖頭說：「惹氣得很，這位客人，姓諸名喚喚山，素做洋貨生意，就是日前我告訴你要娶我的那人。他年紀還不滿三十歲，卻喜歡倚老賣老，處處自充內家。所交一班朋友，沒一個成品的。天沒黑來了，一定要鬧到後半夜才走。今兒吃了一台酒，大約又須到一二點鐘，才肯歇呢。」伯和嘖嘖道：「這種客人，你就該不接了。」

熙鳳道：「原是啊，我是吃了這碗把勢飯，真叫沒法，什麼客來，都不能不接，就是這種姓諸的一般客人，理該不去理他，但我們卻不能不當他一個戶頭，如若將他得罪了，馬上外邊就有人說某某托大慢客。倪老爺曾二少，替我想想，我們吃煙花飯的，苦不苦呢？」壽伯笑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場面上卻很熱鬧的。譬如他們只吃一台酒，外邊人看看，還當是做幾十個花頭呢。」熙鳳笑道：「謝謝罷。這種熱鬧場面，他把大房間占住了，別的客來，只能在後房坐，像倪老爺的熟客人，而且很體諒我們的，固然不致有甚說話。遇著脾氣大些的客人，就不免要生氣了。」伯和道：「前房後房，原沒甚麼要緊。不過這種客人，還以少做為妙。我且問你，他若娶你，你願意嫁他麼？」熙鳳道：「啐，我便瞎了眼珠，也不嫁這種人。」

伯和大笑，教壽伯開了菜單。熙鳳拿出一疊請客票來，遞給伯和。伯和道：「我方才已在席上口請過了，大約可以不必再發。」壽伯道：「請客票還是發的好。他們這班人，遇著吃酒，不請也會挨上來的。若要帶碰和，因要他們化三塊頭錢，請了他們，還要托故不到。你若不發請客票，包你一個不來。橫豎我明兒都要碰見的，給我吧請客票帶去，當面交給他們便了。」伯和忙把請客

票給了壽伯，壽伯揣在身畔，與伯和辭了熙鳳，一同出院。熙鳳看他們走後，才回到外房，寶山正同一個朋友猜外國拳頭，賭吃三大碗白飯。因他只擺得一桌酒，請了十個客，此時已吃得只只碗底朝天，寶山教娘姨弄來兩碟咸小菜下飯，一霎時又都完了。寶山還未吃飯，有個朋友叫他吃白飯，寶山便叫那人先吃。那人說：「我已飽了。」

寶山不依，那人無奈，只得同他賭猜三十記外國拳頭，誰輸得多，誰吃一大碗白飯。猜到後來，寶山輸了，眾人一齊拍手說：「諸寶山吃白飯了。」寶山本想賴掉不吃，一抬頭，見熙鳳在旁，便要賣弄賣弄自己飯量，當下端起一碗飯，把舌頭舐了一舐，說：「太冷了，叫娘姨換熱飯來。」那娘姨素有些恨寶山惹人厭惡，走到廚下，把飯在碗內壓結實了，盛出三碗熱騰騰的白飯，寶山端起飯碗，第一大口，便吃了一碗中四分之一。果然白飯難吃，嚥下去，喉嚨頭有些作梗。幸他口頭很大，只幾口，已把第一碗飯吃完。又吃第二碗，講到他腹中本來有些饑餓，白飯入餓肚，卻還容納得下。及至吃了一碗之後，腹中已飽，故吃第二碗時，更比第一碗難吃。幸虧王熙鳳在旁，寶山把她當作一個下飯小菜，一面看，一面吃，居然被他把第二碗白飯吃完。及至再吃第三碗時，只吃得一口，他腹中蛔蟲，已不肯答應。因他此時所用的小菜，只能看進眼內，不能吃進肚內，他不得利益均霑，未免氣不能平，所以一口飯才入咽，他便用力將他朝外一推，寶山喉管抵當不住，只聽他哇的一聲，已和倒翻米袋一般，連底傾出。不但把兩碗白飯如數還了他們，還有方才吃的小菜，也帶出許多。寶山深自懊悔，不該貪小失大，這許多小菜不能消受，今夜的一台花酒，只算白吃了。熙鳳見此情形，別轉頭不願再看，催娘姨快些把地下的齷齪東西掃了。娘姨慌忙拿出掃帚箕，還沒動手，不料外場養的一條黑狗，嗅著氣息，奔進來就地大吃。寶山一班朋友拍手大笑說：「諸寶山的代表來了。」

寶山老羞成怒，豎起一雙三角眼，便要尋事。那班朋友素知寶山的脾氣，倘在別處，任憑你將他打罵凌辱，他總老著一張面皮，永遠不生氣的。若在堂子裡，或者有幾個女人在旁，他連一句說話也不肯吃虧。別人同他取笑，他往往翻臉，所以大家都不敢笑他，向他道了謝。彼此一哄而散只剩下寶山一人。寶山見熙鳳站在梳妝台前理局票，便掩到她身背後，伸手在她夾肘底下撈了一把。熙鳳被他一掠，回頭見了他，不便發作，只對他瞪了個白眼，道：「諸大少怎麼常同人家惡玩笑。」寶山道：「我問你，方才你後房，不是來了一個客麼？這人是誰？」熙鳳道：「你向他則甚？橫豎說出來，你又不認識的。」寶山道：「說說何妨，你不是就要嫁我了麼？難道做了我的少奶奶，還要瞞我說話不成？」熙鳳冷笑道：「諸大少，謝謝你，請你休把這句話放在口頭罷。莫說我沒福分，做你家少奶奶，就使將來要嫁你，你也不能把這句話兒當作口頭禪，逢人告訴的。只恐被外間傳揚開來，你家少奶奶沒做成，反弄得客人不肯上門，那時諸大少非但不能照應我，反變作害我了。」

寶山笑道：「那有何妨。橫豎大家成了夫妻，管他外間傳揚不傳揚呢。」熙鳳聽他口口聲聲夫妻少奶奶，不怕肉麻，賭氣不去睬他。寶山涎著臉道：「今夜你大約可以許我借乾舖了。」熙鳳冷冷的道：「實不相欺，我這裡預備搬場，少停還得收拾一夜，沒有安頓地方，可讓諸大少睡，好在這時候還不夜深，請諸大少早些回府去睡罷，免得你家那位少奶奶又懸望了。」寶山聽他這般說，還不肯就走，又向她要一支香煙出來吃了，夾七夾八的嚼了一會，熙鳳十聲中答應不到一兩聲，寶山自得其樂，說得口乾了，想倒茶喝時，不料茶也是冷的，寶山見娘姨大姐都不在旁邊，只得呷了口冷茶，又見自鳴鐘上已打十二點半，隨向熙鳳說了聲明兒會。熙鳳也不理他，見他走遠。才罵了一聲斷命豬頭三。一面喚娘姨出來，打一盆熱水淨了面，揭開洋鏡，重掃蛾眉，再勻脂粉。娘姨從旁說：「今夜難道大小姐還要到六馬路去過宿嗎？明兒一早就要往那邊去了，你自己不要收拾收拾的麼？」

熙鳳正被諸寶山纏得一肚子火氣，沒處發洩，聞言怒道：「我怕不曉得明兒搬場，收的東西，我早已收拾好了，別樣佈置，我不曾預先吩咐你們嗎？為甚不能出去過宿？難道我住在這裡，明兒便可幫你們扛扛抬抬了麼？」娘姨不敢再說，熙鳳換了一套便衣，對娘姨說：「明日你照我昨天所說的話兒，先行佈置，我若能出來得早，還要到這邊來一趟。遲了，便一腳到那邊咧。」

娘姨諾諾連聲。熙鳳出來，叫一部黃包車坐了，徑奔六馬路仁壽裡。原來她在仁壽裡，還借著一間樓面。這是時下妓院中人通例，除卻討人身體之外，自先生以至大姐，十個中倒有九個租著小房子的。因院中乃是生意上，只能應酬嫖客。還有嫖字以外的客人，都不免在小房子中相見。她所識那人，姓卞名喚義和，年方二十餘歲，與熙鳳相差約近十年，在一家洋行中做寫字，本是個小滑頭一流人物。但洋行中人，外間普通稱呼，都叫洋行小鬼，又叫洋行滑頭，其實也分上中下三等。上等的便是買辦跑樓一班人，賺錢既多，使錢亦闊，不嫖則已，嫖時起碼長三。下等的乃是一班西崽，每月約賺八元至十六元薪工，偶爾興發，只可打打野雞，但一月之中，也只能偶一為之。如若打了兩回，豈不要半個月白做嗎。最是不上不下的，就是這班寫字，雖然有些賺四五十兩銀子一月工錢的，但十人之中難得一二，其餘大都和西崽上落無幾，但他們的身份，又似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既不肯打打野雞，又無力嫖堂子。義和便是此中一份子。他見同行的康白度式拉夫等，花天酒地，何等適意，自己心熱如火。無如他每月只賺得二十元薪水，還不夠擺一個雙台，所以胸中常抱著太史公所謾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」這個念頭

那一天他在某處看戲，見包廂中有個中年麗人，裝飾入時，像是勾欄中人模樣，兩眼不住的看她，講到這班洋行滑頭，誰不是色中餓鬼，見了美貌婦人，那管她是娼家，還是良家，既然落花有意，焉肯作那殺風景的流水無情，自然眉語目挑，魂飛魄散，旁邊一個朋友告訴他，這美婦人，便是大名鼎鼎的王熙鳳。義和牢記心頭，後來他與幾個朋友打公司，每人五角大洋，在雅敘園吃晚飯。吃到興頭上，忽然有個朋友，異想天開，發起說，我們今兒六個人，難得在此雅敘園中雅敘，有酒無花，豈不寂寞，何不再叫一個公司局來，每人派不到兩角小洋，卻可以同樂其樂，豈不甚好。眾人都各贊成，但贊成之後，又各寂寞，因他們六人中，沒一個有相好妓女的，可憐仍是空想。義和猛然想起王熙鳳，便說我倒認得一個，不知叫她肯來不肯來。眾人都勸他，姑且叫叫試試，若不肯來，橫豎不丟掉什麼的。義和勉強寫了一張局票，發出之後，心中突突亂跳，連小菜都沒心緒吃了。不多時，果然熙鳳來了。一見面，認得義和是那天戲館中看見的美少年，便對他笑了一笑，問他道：「這大少是姓卞嗎？」義和紅著臉答應道：「正是。」

熙鳳隨手拖過一張凳，款款在他背後坐下。平常陌生客人叫局，俗名叫做打樣局，遇著紅信人，若非十二分闊客，大概都是屁股略一著凳就走的。這番熙鳳見義和風流俊俏，本來心中愛他，因此降格相從，把生張當作熟魏，萬分巴結。義和第一次叫局，在先未免有些侷促。不到五分鐘工夫，已還他本來滑頭面目，與熙鳳交頭接耳，其樂無窮。同席那班公司股東，見他二人親熱情形，心中都覺生氣。當面雖未發作，待熙鳳走後，卻全體發難，與義和交涉，怪他不該獨樂，大家都不肯承認公司股本。義和雖然吃了這個大虧，但熙鳳曾口請他無事時到她家坐坐，趁此可入堂子之門，豈不是一個絕妙機會。隔日他便去打了一個茶圍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妓院中居然留下他的足跡。自此雖不曾報效和酒，但一節之中，也曾叫過四五個局，打了二三十次茶圍，熙鳳十分同他要好。院中做手，未免不以為然。這也是姐兒愛俏，搗兒愛鈔的通病，那天壽伯同伯和第一次到他院中時，阿金告訴壽伯一個小字，底下沒說出來，此時做書的代為表明，就是隱指這件事，說也愛交小滑頭之意。有一天，義和又到熙鳳處打茶圍。熙鳳讓他在床沿上坐，自己和他並肩坐下。義和對他面上，看了又看。熙鳳笑說：「你多看什麼？難道還不認得我麼？」

義和笑道：「怎說不認得你，我一輩子忘你不了。」熙鳳抿著嘴一笑道：「休講肉麻話罷，我看你這人，是一定沒有良心的。」義和急了，便要賭咒，熙鳳慌忙按住他的嘴道：「我不過同你說說笑話，你緣何認起真來。」義和也不禁笑了，坐了一回，義和笑問熙鳳：「這裡住夜是什麼規矩？」熙鳳笑著把右手食指在義和額角上，點了一下道：「你這小滑頭，不懷好意。人家做了百十個花頭，我還沒肯陪他睡，住夜兩字，你今生休想罷。」義和聽了，頗為失望。熙鳳見他滿面孔不快活神氣，心中十分憐惜，低聲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可是真心愛我嗎？」義和聞說，又賭神罰咒道：「是心肝五藏裡發出來的愛情，並沒絲毫假借。所恨力不從心，否則早把你請到。」義和說到這裡，覺得底下幾個字，講出來有點難以為情，只可半途而廢。幸得熙鳳並不追問，只說：「你既然這般愛我，須知我也未嘗不愛你。只因這裡是生意上，沒做花頭的客人，照例不能住夜。縱然我願意留你，那班做手們未必肯答應我。」義和道：「住了。你難道還是討人身體麼？」熙鳳道：「身體固然是自家身體，但做手們幫我搗著賬，我有些事在勢不能不讓他們幾分。不過我卻有一個法兒。」一面附耳向義和道：「如此如此，他們就管我不得了。」

義和大喜。次日便到六馬路一帶，留心觀看，見仁壽裡有一家門口，貼著樓面召租的字條，進去一問，恰巧這家樓上，本來也有人借作小房子用的，因欠租多月，丟下床帳台凳不來了，所以倒是一間現成臥房。那二房東住在樓下，只有夫妻兩口，煙癮很大。他家所住的本是間一上一下的洋式房子，煙鋪便擱在客堂內。客堂背後，就是上樓的扶梯。扶梯後面，乃是灶間。樓面統間出租與人，他們自己，並無房間，大約就在煙鋪上過日子的。義和見樓下甚為齷齪，樓上卻十分乾淨，便問他們房租多少？他們並不多索，連傢伙只要十塊錢一月，如若不用下人，他們可以代為收拾，掃地揩燈，用他們的火油，每月外加兩元。義和當夜向熙鳳說知，熙鳳亦甚歡喜。但義和還沒有每月出十二塊房錢的力量，因此熙鳳替他輪流挨出，一年之中，每人出六個月。自此熙鳳院中無客之夜，常與義和在小房子相見。光陰迅速，已是一載有餘，兩人的交情更為膠漆。依義和的意思，便要熙鳳不必再操皮肉生涯，嫁了他安分度日。熙鳳心中未嘗沒有這個意思，只因自己還有一千多塊錢的虧空，意欲在生意中賺他出來，還了虧空，再積幾個錢好過日子。怎奈院中開銷浩大，生意又沒起色，所以兩下裡都不能如願，反把這好姻緣一天一天的拖了下去。這天熙鳳到了仁壽裡，見門虛掩著，推門進內，便有一股煙氣，向鼻管中直鑽進去。卻見那二房東夫婦，面對面睡在煙鋪上，女的已沉沉睡熟，一顆腦袋滑倒枕頭底下，鼻子擱在煙盤邊上。在她鼻孔下面，積著一堆煙灰，呼吃時，煙灰在她鼻孔中鑽進鑽出，很是好看。男的也將次睡著，口中銜著一枝香煙，卻還燃著火，不過已掛在嘴唇皮上，差不多就要落下來了。那香煙頭上的火，離他女人髮髻，不到一分路程。再下一分，便要替他女的火化青絲了。裡面只點得一盞煙燈，別無燈火，由外面電燈光下進來，眼前頗覺黑暗。熙鳳隨手帶上門，砰的一聲，把男的驚醒，一掙眼見了熙鳳說：「喔，大小姐來了，樓上卜老爺等你半天咧。」

他說話時，不妨嘴唇上還掛著一枝香煙，開口動了一動，那香煙頓時宣告獨立，與他嘴唇脫離關係，落下去正墜在他女的頭髮上，頭髮是滑的，香煙是圓的，一滾便滾到頸項裡面，煙頭上的火，在她皮膚上一燙，燙得她啊啣一聲，醒了轉來，伸手一摸，摸出一枝香煙，便罵她丈夫為甚麼燙我，那男的慌忙賠罪說：並非有心，一面伸手問她要煙，那女的雖然不罵，卻也不肯還他，就把那枝香煙銜在自己口內，連根吃盡，以報一燙之仇。這時候熙鳳已到樓上，義和問她今兒怎的這般忙，此時才來，累人等得很不耐煩。熙鳳道：「忙什麼，又是那個斷命諸寶山，纏不清楚，只做得一個花頭，鬧到這時候才走，真是惹氣得很。」義和皺眉道：「教你不要再理他了，你為甚還要教他做花頭呢？」

熙鳳道：「誰願意理他，不過他自己要做花頭，教我也是沒法。雖然丟了些工夫，究竟他送些錢給我，未見得賠些錢給他。況且這人雖然討厭，用錢卻還靠得住橫豎我們堂子中人，待人親熱，都是假的，他們認作窩心，正是著迷之處，我也正可刮他些錢，為將來你我過活之地，你還有甚不願意呢！」義和一笑，又道：「聽說你還有一個倪老兒，更靠得住，這節還做你嗎？」熙鳳笑道：「這人我焉肯脫手，果然比諸寶山好得多，而且人亦知趣。不過年紀太老了，將來我們還大有用得著他之處呢。」兩個人談了一會，解衣入禱。一宵易過，次日，義和因要到洋行中去寫字，清晨就走，熙鳳睡到午後時分，才起身僱車徑到清和坊，那時娘姨已將什物安排停當，熙鳳看了一眼，見有不合意處，又喚他們重複佈置。忙了一陣，才安排吃飯。吃罷了，梳洗完畢，已有三四點鐘。不多時，伯和來了。熙鳳帶他前後觀看一番，伯和沒口的稱贊說：「比那邊好得多。」

又問他今夜有幾人做花頭？熙鳳歎道：「那有幾人，目今時勢，堂子飯越吃越難了，我那班客人中，惟有你倪老爺，可算得真是個客人，餘者都是浮而不實，遇著要緊時候，請他們繃繃場面，真比登天還難。今夜若沒你倪老爺，替我繃這個場面，可不要冷冰冰的進場，給同院姊妹們笑殺麼！實不相瞞一句話，今年端午節，我本來不打算再吃這碗飯了。只為債務累人，身子束縛住了，不能擺脫，從良呢？客人看中我，我又看不上他。我看中的客人，他又沒意思娶我，真教人無可奈何呢。」說到這裡，壽伯、儀芙等一班人來了，不便再講。伯和慌忙招待他們坐下，這班客人，大都民黨分子，所謂青年英俊，兼之這時候，正當國民黨用事之秋，不論官商學界，無不以掛名黨籍為榮，所以這班人都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。但對於伯和，卻還投契，因伯和為人，土頭土腦，此時雖然也算得一個嫖客，在先初入妓院時很有些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，往往鬧出笑話，他們都當他一個玩物，因此並不搭出國民黨架子。這天又不免同他倪伯伯長，倪伯伯短，取笑了一會，才隨意入座。酒過數巡，忽聽得外面相幫的，高叫阿珠姐有客。熙鳳的大姐阿珠，慌忙撩門簾出去，將來客引到後房間坐下。那人問他先生呢？阿珠回說在前房。那人坐了一會，見熙鳳仍不進來，心中頗不耐煩，教阿珠出去看看，得空請她進來一趟。阿珠走到外面，向熙鳳附耳說了。熙鳳不悅道：「理他呢！你去陪他坐一會罷。對他說，我陪著客人，走不開身，只可對他不住了。」

阿珠進去，壽伯忙問熙鳳是那一個人？熙鳳道：「還有誰，就是那個諸寶山了。」伯和變色道：「又是他麼？你可不許再去理他了。」熙鳳道：「自然不去理他，你沒聽見適才我對阿珠說的話嗎？」伯和大喜，捏著熙鳳玉掌，連說好孩子。不意他心中一快活，那股喜氣，蓬蓬勃勃，發到四肢上，雙手用勁一捏，捏得熙鳳玉掌生疼，呀呀嚷痛。伯和慌忙鬆了手，一面替她搓著，一面問她捏痛了沒有？眾人見了，一齊大笑。這笑聲直傳進後房諸寶山耳內，他因阿珠去而復回，熙鳳並不進來，反說陪著客人，不能脫身，心中不勝氣憤，暗想我昨兒還擺過一台酒，今兒她有了別的做花頭客人，就不把我放在眼內，豈不可惡。而且昨夜我吃酒時，不是也有打茶圍的客來，她也曾進去陪了半天，緣何今兒我來打茶圍，她連進來敷衍都不敷衍一聲。照此看來，明明把我諸大老爺，當作豬頭三看待了。想到這裡，忽聽得外面一陣笑聲，似乎笑他真是個豬頭三。寶山聽了，更覺火冒。忽見阿珠坐在旁邊，生得滾圓一個臉兒，皮膚白中泛紅，絕嫩的粉鼻，兩道柳眉，一雙杏眼，真不愧是個冶葉。暗想嫖堂子原不是單嫖先生，也有嫖大姐的。熙鳳雖不來陪我，但這阿珠還生得不差，我何不同她玩玩，也可聊破寂寞。當下將坐椅向這邊略移一移，身子貼緊阿珠，伸出臂來，圍著阿珠粉頸，賊忒嘻嘻的，在阿珠粉面上連嗅幾嗅。阿珠慌忙用力將他推開，怒道：「諸大少怎麼這樣不老成的？」

寶山不管她動怒不動怒，嘻皮笑臉，張開兩臂，還要攙她，嚇得阿珠站起身，飛步逃到前房去了。寶山獨守空房，等等阿珠也不進來，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媽子，走進房內，癩著嘴，叫了聲諸大少，一屁股在他對面坐下，大約算是代替阿珠來陪他的。寶山此時氣上加氣，再也按捺不住，霍的站起來，朝外便走。那老媽子也不起身相送，冷冷的說了聲諸大少慢請。寶山走到外面，越想越氣，當夜便去找尋他一個姓毛的朋友，名喚毛式貴，告訴他這件事。式貴聽了，也不免代他不平說：「這種妓女，實在可惡。此時太夜深了，明晚我和你一同前去，大大將她侮辱一頓，以出心頭之氣。」

次日吃罷晚飯，兩個人回到熙鳳院中。這天恰值他院中沒人報效，熙鳳出局去了。寶山和式貴二人，大模大樣，在大房間坐下。娘姨大姐見了寶山，都是冷冷的，不甚同他交談。式貴見此情形，不禁無名火發，故意把衣袖將茶几上那只茶杯一帶，茶杯向下一落，的一聲，跌得粉碎。不意杯中還有餘茶，灑了他和寶山一腳。他二人都是寧波人，最忌的是茶水灑在身上。因係自己碰下去的，卻也不能怨什麼人。式貴暗暗懊喪，心想今兒有些出兵不利。娘姨忙把碎茶杯掃乾淨了。熙鳳回來，見了寶山，也不招呼，只對他點了點頭。式貴冷笑一聽，說：「好大樣的信人。」